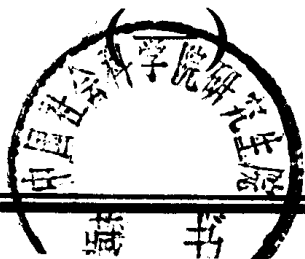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〇六號

據
民國田金祺等修趙東階等纂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影印

河南省

汜水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24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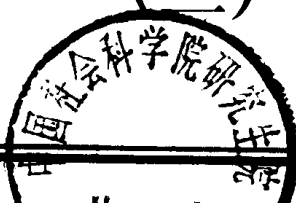
據
民國田金祺等修趙東階等纂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影印

河南省

汜水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藏書

21472



10107620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汜水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六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新學社
PDG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胥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經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十七年重修

汜水縣志

趙欽政敬題

上海
世界書局
刊印

序

志乘之所關大矣國家之治亂政教之隆污人心風俗之盛衰雖今昔殊勢先後不同往往覘之志乘而可以知其概故邑乘與國史並重不可缺也况乎陵谷變遷人事繁頤國史所不能詳者尙將藉邑乘以爲攷證之資是邑乘更能補國史所不及非第一邑掌故攸繫也余承乏是邦儼同故里詢知志乘一書自清乾隆以來失修者已百有餘年典籍散亡遺文無存每引以爲憾雖民六民十曾經兩次修輯然因時艱款絀未觀厥成茲歲之春適邑紳張躋青趙小軒諸公均以致仕家居毅然擔任又邀邑紳十數人公推趙躋堂先生總其事設館分職萃羣策以畢赴筆則筆削則削不數月而歲事焉爰急籌款付梓諸君請余一言弁首余自知腹笥空虛勉綴數語以見志乘之重而修志之必得其人始克底於成也如此夫

中華民國十七年 月 日開封田金祺跋

序

汜志續修始於民國六年倡議者爲邑人張君順則主議者爲縣長梁公西仲協議者爲邑中諸紳士爾時公集會議議定採訪編輯各若干員期以五月爲限設局於城東南竹川之逍遙觀公推魏星五趙筱軒爲正副局長李心泉梅子青許巖卿宋賓甫諸人爲任事員輪流照管余亦在其列主稿者爲王君子聘子聘果於任事常川住局計日程功未及期而稿就方擬詳加更正期於完善以觀厥成未幾竟以積勞病故大爲可惜嗣是接手無人雖屢經提議繼續其事皆旋議旋輟以致輾轉延閣迄今逾十年竟無成功夫縣志之修凡我邑人皆有責焉乃久而置之弗問俾將成之稿半途而廢亦良可歎豈竟無一人如順則之熱心耶順則生平對於此事最爲注意其初以所支公款局長薪水作採訪費繼又提公款局餘款作編輯費繼又籌積各款作異日刷印費始終殫心竭力不辭勞瘁聞其未病

之前一月尙手披志稿親自校閱閱甫畢而病作矣臨終時猶諄諄在念囑子熙瑞完成其事不然將皇然抱此未竟之緒而齎志以沒矣先是順則曾函託其令姪躋青另請名人將原稿更訂抑或身親校勘以便付梓時躋青方長省法政專門學校繼又爲政務廳長兼攝省長事旋調實業廳長故久而未暇也然念茲在茲於順則公之託固未嘗一日忘戊辰春因丁母憂守制家居始提議及此因集高澤庵高少軒王潤蒼趙贊侯諸君重設局於城南之老君堂因就原稿分門別類擇要補遺刪繁就簡自春徂夏四閱月而功竣其於順則之託可謂無負矣是舉也始於子聘之起稿終於躋青之成書中間雖經馬子和荆文甫二人之手因迫於省通志局促呈底稿大概修正規模略具究非完帙經此次重修裒集成冊雖爲時匆促其間不無舛漏之處而大致可觀惟余老病頹唐無能爲役寸功毫無撫衷自問良用歉然余維此次縣志之成以順則之功爲首次則子聘

躋青二人之力其餘前後分任諸君不過同心協力贊成其事而已向微順則倡議無人起而修之則自前清乾隆之初迄於宣統之末此一百七十餘年中事盡付之湮沒無聞豈不可惜向微子聘草創後之人卽欲起而修之無由據爲稿本另張旗幟則成功亦難向微躋青踵而成之加以討論修飾潤色之功卽有稿本可據將久而散佚終歸泯滅則前功盡棄於此見爲一事而籌畫盡善成始成終如是之難也况乎居今日而論志乘更難言矣今何時代若按實則無一事可紀何以成志余當前清之季曾居史館纂修國史其時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已大不如昔時記載失實多付闕如迄於今日奇變百出其所見所聞更甚於前又安能一一登諸志乘雖然自辛亥清亡後革命之局已成帝國於此終民國於此始當此大鼎革之際一邑之志雖微實係乎新舊絕續之觀治亂興亡之鑒不有以紀之後之人卽欲考其實又烏從而求之今論者皆曰革新吾不知所謂革

新者若何存舊而已舊志可仍者仍之可補者補之凡以紀其可紀其不可紀者概置不錄嗚呼中學亡矣中國之志乘今後尙堪言哉五千餘年文明掃地感此茫茫百端交集殊令我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而不能已已也縣志旣成同人乞余一言爲叙因誌其巔末如此兼以寄余慨焉

中華民國十七年夏歷戊辰歲中秋節後趙東階誌於五雲山房

序

汜志自有清乾隆初葉經邑令海甯許公重修後訖清末百七十年無嗣之者據許公志序知舊志成於順治十六年而明代以前則不可考降至近時不但清初邑志斷簡殘編不可復睹卽許志亦僅存孤本其刊版則久已毀失無餘噫已成之書既不能保全倡修之議復無人道及何邑人忽視邑志一至於此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國史不可以一日而中斷邑志何竟閱數世而不修百餘年來可紀之事可傳之人埋沒於荒烟蔓草間久而漸就泯滅者何可勝數卽有故老流傳半多語焉不詳甚或至於錯誤失實不足示勸誡而動人景行之心善惡不彰是非不明馴至風俗日偷人心日壞詎不重可慨哉民國肇造百度更新他縣多有修志之舉六年秋吾邑亦從事於此倡議者爲故魏星五李心泉梅子青楊經齋徐樸齋席湘圃許岩卿先叔順則公李子珍諸前哲及今總修趙公躋堂協修趙公

筱軒分修高澤菴同年等十餘輩設局採訪不一載而稿件粗具經故王公子聘筆削事垂成矣竟以財匱停閣高崗之鳳一鳴寂然邑人惜之九年邑飢順則公主辦平糶事竣議以麻袋變價充修志基金再整旗鼓賡續進行適河南通志局委順則公爲汜水採訪員乃以所得稿件託馬君子和荆君文甫編成邑志十四年春脫稿時余長河南法政專門學校順則公馳書見告附送所訂汜水志稿囑請旅汴學人修正并諭爲序付印成書書價業經籌定等情余竊喜邑志果成矣乃披讀一過見有應商榷之處甚多正擬請訓而順則公之訃忽至聞其臨終猶囑嗣子熙瑞促余迅將志稿修正付印嗚呼急公好義死而後已如順則公者有幾人哉余欲竟其緒以無負順則公所託顧以事體重大力不能獨勝忽忽又數年矣然保存原稿不使散佚則余之責也客歲余丁母憂家居邑教育局長高君少軒第一區區長王君潤蒼等以踵成邑志就商余曰此邑之急務亦順